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總集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皇清文穎 卷一八 記 卷一九 卷二〇 卷二一 跋 卷二二 卷二三 策問 卷二四 卷二五 卷二六 議 卷二七	卷一八—卷五八	四六四—一 四六四—二〇 四六四—三七 四六四—五七 四六四—七九 四六四—九〇 四六四—一〇一 四六四—一二二 四六四—一三一 四六四—一四一	清・聖祖仁皇帝敕編 乾隆六年復命重 加增輯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二八 疏劄子 卷二九 碑 卷三〇 贊箴銘 卷三一 封書詩問考 卷三二 雜文 卷三三 頌 卷三四 卷三五 卷三六 卷三七 卷三八 卷三九		四六四—一五四 四六四—一七三 四六四—一八五 四六四—二〇三 四六四—二二一 四六四—二三四 四六四—二六四 四六四—二九一 四六四—三一二 四六四—三三四 四六四—三五九 四六四—三九三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賦		卷四〇	四六四—四〇五	
卷四一		四六四—四二四		
卷四二		四六四—四四一		
卷四三		四六四—四五八		
卷四四		四六四—四七八		
卷四五		四六四—四九八		
卷四六		四六四—五一九		
卷四七		四六四—五四四		
卷四八		四六四—五六四		
卷四九		四六四—五八〇		
卷五〇		四六四—五九六		
卷五一		四六四—六〇九		
詩				
樂府				
卷五二		四六四—六二一		
卷五三		四六四—六三三		
卷五四		四六四—六四一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五五 卷五六 卷五七 四言古詩 卷五八		四六四—六五〇 四六四—六六〇 四六四—六六九 四六四—六七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八

記

宗學記

果毅親王允禮

輿稽唐虞以元德顯功垂光奕世號稱元愷者皆高陽
高辛之世胄及周文武謨烈光昭左右承弼之臣勲在
王室紀於太常半出宗姓成康之際以六卿上兼三公
者僅六人而姬姓居其五見於春秋內外傳者若子臧
若國僑若羊舌肸若季札高世之賢大抵多周裔也蓋
世運之隆賢者多生於上豈惟陰陽五行之秀氣所蘊
鍾者異哉其觀感於皇極漸摩於教化牖迪於師友者
既非士庶所得同且憑託世業俯仰寬然無衣食之計
以累其心無叢細之事以分其日力其務學也專其成
材也易故性資傑出者所蓄尤深闊而博遠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通貫三才

躬履至道以為大小臣工中外士民之表儀敷天之下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
卷十八

莫不翕然從化重

念我宗室子弟尤教有所宜先

特諭立東西二學於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凡有屬籍者其子弟願學則入焉即周官立學於虎門之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伏讀

聖制以勸學興行謹諄戒勉務明於禮義廉恥之根源即洪範所稱皇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也立教之方以遠惡從善為本而稽經詁史以及學書習射具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十八

二

有程式即師氏保氏所掌三德三行六藝之遺教也日有講授月有課春秋有試五年大比高等量材授官下者申教三年歷十有一年再試而無改焉然後屏之學而歸其家使族長保愛之即鄉大夫興賢與能簡不帥教者之法也典教之官其正其貳皆取諸宗室非學優行敦者不與分局而教者亦如之或選於羣士或擇於諸司復董之以翰林侍從即大司樂所掌之學政必有道者有德者乃任以教事是也我

國家受

天休命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本支繁衍至千有五百餘人係籍宗學者凡二百餘人而能自擇師肄業於家塾者弗計焉茲非世德綿洪積厚而流光之驗與凡我子弟幸生重熙累洽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十八

三

之餘聽賴先業俯仰寬然身心無累歷萃於高軒廣廈之中品業有師講習得朋書冊紙墨之需食飲膏火之費皆取足於官中不索而自得之於斯時也心不能恭承

聖主敦叙宗親陶冶曲成之至意而玩日愒時自安於游惰尚何以歸對其父兄而自託於朋齒乎歲秋八月余蒙

恩領宗正事凡春秋校試及五年大比實主其高下黜

陟故列序科條而究宣其義使學正以下與聞教事者
具知所法守而我子弟益興感於

祖宗積累之深

聖主教思之切是訓是行日有孜孜苟非下材皆可謹
身寡過以自効于百司庶府之間而資性傑出者材達
德成將有如古人之可紀者焉俾海內嚮慕以為近
天子之光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為中外臣民倡者
自我宗室子弟始則余亦得藉手以仰答我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頤
卷十八

四

皇上委任責成之重也夫

刈麥記

誠隱郡王允祉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無逸首稱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也百穀俱於秋成惟麥熟於仲夏而自江以北
賴以為生者猶江南之重稻也

皇上避暑塞北山莊遊豫之暇寓目農功每種穀麥稻
黍於亭榭之旁或引山溪以溉田或因地勢而為洫一
耕一耨皆親臨觀焉乙未之歲自春入夏澍雨應時祥
風協律況兼山川衍沃土脉肥饒所藝諸田日見豐茂
而隴麥日至之時皆成熟矣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頤
卷十八

五

命駕中田躬臨刈穫視其本則實飽實稔足徵人事之
具修觀其實則兩岐三穗益信天休之滋至
天顏樂之蓋樂天下之豐亨皆如此麥也天下臣民之
樂惟在飽食煖衣而

皇父之樂以天下臣民皆得飽煖為樂是合天下之樂
而樂抑何大焉書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用孝養厥父母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

讀書齋記

葉方藹

予以癸卯十月復補國史院編修僦居順城門外老屋三楹稍葺治之以其西一楹貯書數千卷而名之曰讀書齋予官號無事平時上直辰入已出既性疎拙酬應俱絕因得偃仰休息手披口誦乎其間意忻忻也嘗念皇清興二十載武功之被薄海內外罔不震疊商乎盛矣而禮樂制度在廷之臣尚未有所稱述以恢弘國家之規模又慮

眉壽此皆古人服勞奉養家庭歡樂之謂也臣等幸際昇平位叨屏翰每序天倫之樂時聆庭訓之傳正宜勵志詩書怡情翰墨逢吉日佳時而優游於熙皞之域是又臣等之樂也今覩君父之樂而知此樂之大惟願仰蒙君父之樂而樂則樂亦共永於無窮焉爾

天子一旦開明堂臨辟雖搜三代之文訪六藝之旨或令羣臣論撰

祖宗功德與詩書相並作為歌頌薦之郊廟而園顧中外無有起而應

詔者此亦學士大夫之羞而吾徒之憂也昔人謂漢承秦之後以文帝之恭儉謙讓武帝之雄才大畧皆不能因時改創以更化善俗成郅隆之治獨幸其臣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徒前後崛起稱先王道古昔雖其言

不盡施行然至今誦其書想見其時以為商周而下言
文明者莫與漢比吾於是知開代之主崇文右儒非粉
飾太平之具也蓋褰衣博帶之士不可一日不立於朝
久矣夫士束髮就傳即思讀書續言卓然有以自見矧
予早竊

國恩叨列侍從官以文學為名其又將何以自諉耶然
則予之盡心於此匪獨從吾所好庶幾他日僥倖有成
竭其駑鈍少備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頌
卷十八

八

興朝之驅使俾後之傳儒林者獲挂名其中而不使
聖代有無一士之訕此區區之志也嗟乎賢公卿在上
比肩賢士在下比肩皆不之憂而予獨總總焉憂之斯
言也予即不自以為謾世其真以為謾焉爾矣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峭函踞其東秦山迴合
萬峰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
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為秦閭闔且南控武關
之隘北扼蒲津之阻握函夏之樞紐隸川隴於堂奧漢
唐以來莫不倚為巨鎮以資藩屏兵火之後城垣圯傾
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躇而悽愴順治十三
年斌奉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頌
卷十八

九

命飭兵茲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恐仰
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

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強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
重建城樓皆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題
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二十九
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
其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寧登嵩臨岱勒石銘功可謂極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湯斌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

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

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

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又斌時奉

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堂岌岌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十八

十一

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

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襄事亲棟樑桶楹

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

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

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

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

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

盛未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

山河之險不足恃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

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

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

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

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

以慨然而思矣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十八

十

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頤
卷十八

十三

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効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

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

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頤
卷十八

十三

界謹誠偽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割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學其斯為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為譁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湯斌

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十八

十四

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為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恒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壁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十八

十五

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啓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異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

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
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
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
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
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傳周
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
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
行無輟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
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
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
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
之間則為己功疎屋漏難慊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
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
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
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為
天德發之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頤

卷十八

十六

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
偽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
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蹣跚
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
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
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
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
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頤

卷十八

十七

嵩陽書院記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高面頽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類
卷十八

十八

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六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賁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湑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璵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乏吏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類
卷十八

十九

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

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
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
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
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
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
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
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
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
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
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
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
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
茫然也是其學迴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
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
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

以為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
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
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
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學以主敬為宗
以體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
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
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
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